#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五至一百二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進士臣單可墀

謄錄監生臣黄珩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五

京畿 永清縣一

原永清縣在府南一百五十里明一統志

臣等謹按永清縣明屬順天府

本朝因之

原永清縣東西距五十里南北距五十七里東至東安縣界三十里西至固安縣界二十里南至霸州界三十

里北至東安縣界二十七里東南至大城縣治一百里西南至霸州界五十里東北至東安縣治四十里西北至良鄉縣治一百一十里大清一統志

原永清漢益昌縣屬涿郡為侯國東漢省晉因之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原巨馬水東逕益昌縣故城南漢封廣陽頃王子嬰為侯國王莽之有秩也風俗記曰方城縣東八十里有益昌城故縣水經注

原隋大業七年開渠通遼於縣西五里置通澤縣後罷唐如意元年改武隆縣景雲元年改會昌縣天寶元年改永清縣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增鄺道元水經注方城縣東八十里有益昌縣故城方城為今固安地括地志方城舊城在今縣東南十七里唐書地理志如意元年分安次縣置武隆縣是則後漢省縣以後當以方城東境安次西境為今永清地永清縣志

原石晉時沒于遼周世宗復取之宋初為霸州治景祐

二年并入文安縣金復置

臣等謹按縣志周世宗置霸州治永清縣宋景祐中以永清省入文安金太宗復永清縣隷析津府葢宋自仁宗景祐以前永清仍周之舊故太平寰宇記載河北道幽州永清縣最為明顯景祐以後永清并入文安縣至徽宗宣和中尚隷燕山府徽欽而後乃入于金

增周顯德六年世宗自乾寧軍抵信安捨舟陸行至益

津關仍置永清縣駐蹕三日然後南還永清縣志

原元屬大都路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原舊城周三里日久傾頹正德五年流賊哭犯燬官舍圾倉庫知縣事郭名世始拓土城袤五里餘隆慶二年署縣事霸州判官王建議廢寺塔廟觀甃磚城後被大水衝塌萬歷三十七年知縣王嘉績重脩四十二年知縣楊夢雄復脩之永清縣志

增永清縣城

本朝康熙十五年重修乾隆十四年改築大清一統志

增明屯田僉事劉惟蕙重脩城垣記益昌首善地斗大一城無寸險足恃名曰城實無異壘也我侯曰為高為深致富致强豈異人任不請帑不加賦不殫力以疲民不愆期以誤國吾自有便法若以永人衛永人以民情鼓民力屋漏可質鬼神效靈黎民應不懼非常也首捐貲以為士民倡周募疏於四境或量力脩渠或計土受工或掘地而填築或挈家以供役自正月始事三閱月而告成計堞一千四百有奇又令籌軍器積穀草貯硝黄練鄉勇創砮臺不日皆具建砮臺共八座環以女牆通以機橋攻有備守有資或俯堙而瞷或跨濠而擊有永邑以來未嘗有也　永清縣志

原縣治在城西儒學在縣治西南元阜哩軍都押司官

蕭薩巴建成化閒遷于城東南隅翰林學士汪楷作碑記同上 按孚哩滿洲語指之也舊作啜里薩巴蒙古語器皿也舊作薩八今俱譯改

原瓦河水在永清縣西南三百步太平寰宇記 此條原在霸州今移改

原縣南拒馬河自霸州流經東安縣境又東入縣界而注于武清縣之三角淀即盧溝河及易水之下流也方輿紀要

增拒馬河距邑治東南五十里在古信安郡內為九河洩尾之墟周世宗嘗以舟師駐蹕渠水通于東南夙稱

名瀆永清縣志

原永清舊苦河患嘉靖三十一年水溢漂没廬舍至萬歷三年巡撫王一鶚築堤障之延袤五十里及二十二年復抵縣界且逼城垣三十五年淫雨堤齧東城下又有巨蛇丈餘為祟知縣李循為民祈禱立祠水患稍息同上

增永定河堤自康熙三十七年開挖新河前築兩岸大堤南岸自盧溝橋石堤下起至永清縣郭家務止北岸

亦自盧溝橋石堤起至永清縣何麻子營止三十九年安瀾城河口淤塞水由霸州之柳岔口歸淀入海復于南岸接築西堤自郭家務起至柳岔口止北岸接築東堤自何麻子營起至柳岔口迤東止即今之東西兩堤是也雍正三年南北兩岸又接築大堤南堤自冰窖東堤起至王慶坨止北堤自何麻子營起至武清縣范甕口止即今之舊南堤北堤是也四年柳岔口河淤自郭家務起開挖引河十年接築重堤并挑引河乾隆三年

又接築南北兩埝五年又自葛漁城北埝起接築北埝
至東蕭家莊止二十年冰窖河口南北淤高
皇上親臨閱視開堤改河于賀堯營一帶任其蕩漾入
淀歸海二十一年接築遥埝二十八年添築越埝三十
九年興舉大工于下游條河頭挑濬寛深直趨毛窪歸
沙家淀達天津入海同上

臣等謹按永清地界為永定河入淀歸海之下游
自康熙年間脩築南北兩堤河流得以順軌嗣後

或問有淤滯之處

皇上御極以來屢經

臨視隨宜疏濬旋即安瀾其區畫原委之詳恭繹

御製詩章瞭如指掌謹編載卷內

增乾隆十八年

御製沿隄行三十里觀永定河新移下口處兼示直隸

總督方觀承永定河道白鍾山詩　舊時北岸今南岸

近舊南隄今北隄 桑乾于康熙年間築隄之始原就南雍正年以河身淤故改從北近又以

河身漸淤改從氷窖南出在兩河之間故康熙年之北隄為今南隄而雍正年之南隄為今北隄矣遷就向寬資蕩漾已看汎過積淤泥　舊識黃河利不分挾沙東注向瀛瀆渾流今有清流亙黃河全流入海其力較專至清口滙淮攻沙之力益勁永定下流不能獨行入海有運河鳳河橫亙于中因散入諸淀水過沙渟故特易淤此策思量未易云　新口疏通頗吸川安瀾自可保當前都來六十年三改河自皇祖中年始築隄修防賜名永定六十年間已南北三徙長此經行正未然　給資撥地遷村墅讓水還聽一麥耕安土不難事姑息那知深意訓盤庚

臣等謹按乾隆十八年

御製詩恭勒石於永清縣境氷窖村

增永清縣唐置益津關後入遼文獻通考

增韓淮陰城在縣西八里韓信下燕築城于此遺址未湮又稱為韓侯鄉永清縣志

臣等謹按通鑑漢高祖三年韓信用李左車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未幾楚擊趙張耳韓信往來救趙據此則信當日

未嘗至燕舊志相傳有漢淮陰城又稱為韓侯鄉似屬後人附托之辭謹附識以俟考

增武毅漢軍臺在永清縣南二十五里又有武毅番軍臺相傳皆宋人所築大清一統志

臣等謹按縣志東南鄉南門村有武毅漢軍臺近后奕村相傳宋將楊業所築土人亦稱六郎臺武毅番軍臺近南門村

原通澤廢縣在縣西五里方輿紀要

臣等謹按縣志令城西五里有通澤村

原劉越石壇在拒馬河之陰晉太尉劉琨欲圖燕薊築壇與段匹磾歃血同盟翼戴王室今遺址尚存永清縣志

原幽州刺史段匹磾數遣信要劉琨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共討石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歃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進屯固安以俟衆軍晉書

臣等謹按唐析安次為永清縣安次在漢為益昌縣酈道元水經注方城縣東八十里有益昌縣故

城方城即今固安益昌即今永清兩境相連故晉書有進屯固安之文也

增縣南信安鎮即古信安軍也北隸永清南隸霸州永清縣志

臣等謹按縣志信安鎮在縣東南霸州志信安城在城東五十里益霸州在唐天寶初爲永清縣後周始置爲州治宋時又改置信安軍今之霸州永清即信安軍之舊地故兩境皆有其遺蹟云

又按信安鎮有宋將楊延釗舊砦南近霸州界路

旁石碣題曰信安鎮楊六郎城遺址綠繞猶隱隱可觀

原雁月樓在信安鎮永清縣志

原文信國被執北行次信安館人供帳甚盛信國達旦不寐題詞于壁寄南樓令詞曰雨過水明霞潮回岸帶沙葉聲寒飛透窗紗懊恨西風吹世換又吹我落天涯寂寞古豪華烏衣日又斜說興亡燕入誰家只有南來無數雁和明月宿蘆花或云此鄧光薦詞也詞苑叢談此條

原在霸州今移改

原縣治東南譙樓有鐘篆文斑剝莫辨歲月相傳唐貞觀末桑乾河決衝沒城垣得此鐘於水涘至今父老謂之自來鐘永清縣志

原史丞相天澤墓在縣西南二十里黑垡村墓前神道碑翰林學士王磐所撰同上

增史天澤神道碑　房杜受帷幄之寄而不親汗馬之勞耿賈著鐘鼎之勲而弗踐秉鈞之任豈不以將相殊器而軍國異宜非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未易當之也丞相史公弱冠從軍年三十已大將自我太祖太宗

睿宗憲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嘗不在軍中身經百戰偉績豐功不可勝紀逮上御極置之相府授以政柄即從容閒暇不動聲色而紀綱法度粲然一新内立省部以杜絶政出多門斜封墨勑之權外設六道宣撫司以削奪郡縣官吏世襲專擅之弊給百官奉祿使在官者有以自贍而得保清廉之節禁賄賂請託使官吏一心奉公而不敢為狥情枉法之私又奏罷諸邑占役五十餘萬户均其賦稅以蘇民力天下欣然咸有太平之望非所謂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能如是乎公諱天澤大興路永清人曾大父成珪隱德不耀父秉直是為尚書府君生三子伯曰天倪仲曰天安公其季也金大安癸酉歲國兵南下尚書府君謁太師穆呼哩軍門明年從攻北京下之太師以府君為行部尚書鎮守其地公以府君元子授五路萬户中統元年上登極首召公公奏疏以而對上嘉納之是歲秋詔公兼江淮經畧使二年春北征還以公為中書右丞相至元改元加光祿

大夫右丞相如故六年春上將有事于襄陽詔公與駙馬呼喇楚往行至郢州公病不能進還襄陽時上聞亟遣近侍齎葡萄酒賜公且諭之曰卿自吾祖父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勤勞者多矣勿以小疾暫阻行意便為憂惱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公歸家又遣其子杜與太醫馳往診視仍賜藥物公餌畢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愼毋殺虜是日薨春秋七十有四實至元十二年二月七日也訃聞上為震悼遣近臣致奠賻白金二千五百兩贈太尉下太常考行謚曰忠武以三月庚寅葬城西原其明年春二月有特旨命臣磐製墓隧碑文臣嘗論士君子抱負才智出逢昌運君臣遇合取富貴功名以自振耀非難事也惟夫仁慈惠愛不吝不驕有以服人心於富貴功名之外者是可重也公以元勲碩德位兼將相為邦家之柱石為宗社之蓍龜望重四朝恩隆百辟其容貌偱偱和易未嘗有一毫驕矜之色見于顔間視富貴功名歘然退避若將

有逸於已者此其蘊藉豈尋常淺狹之量所能窺一伺哉初公乞致仕上召問其故公曰臣無大功報國今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久叨隆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寵榮過分必致咎殃臣敢冒死固請上諭曰卿奕世忠勤有功于國一門三職何足為嫌不允國朝之制州府司縣各置監官謂之達嚕噶齊府州官往往不能下公獨一切與之較由是惟真定一路事不乖戾而民以寧兵火之餘北地民窮往往從蒙古賈人借貸周歲輒出倍息稍積則鬻妻賣子不能償謂之羔羊債公題奏令民負債出息至倍則止上俞允之初公至歸德遇蒙古驅俘獲將殺之內一俘公問為何人曰我金人李正臣也公出金贖署萬戶參謀河南王顒之來謁公一見留置門下署萬戶參謀兩人信仕之專雖父子兄弟莫之敢間由是真定治效高視他郡兩人之力為多公生平喜資治通鑑每公務之暇即取讀之有不解即以問人必解而後已雖公務遠適亦恒以數冊自隨每舉

一事輙能推究始終折衷是非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公夫人石氏李氏納哈塔氏穆延氏皆先公卒有子男八人曰格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樟真定順天兩路新軍萬户曰棣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曰杠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曰杞嘉議大夫淮東道肅政廉訪曰梓奉議大夫澧州路同知曰楷奉訓大夫南陽州同知曰彬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女七人男孫十六女孫十三銘曰維資開府公沈毅鳳鴻挺然異禀閒氣所鍾累朝尚武公在戎旅把握韜鈐指揮貔虎一旦崇文正笏垂紳從容廊廟百度維新省部既立事權歸一監司出臨專擅自恣祿足代耕吏畏公清苞苴不行獄無歉傾誠協寅悉事合羣情黔黎呼舞思見太平公爲槃難十常八九其在鈞衡變而非久世治時清尚可無公險巇震驚非公孰寧公今云亡孰佐時康宸衷簡在百世難忘豐碑堂堂松柏生光有不知者視此銘章

同上　按呼喇楚紫古語積聚也舊作忽刺出今譯改

納哈塔舊作納合今從八旗姓譜改正

原金鵲廟在縣南三里廟祀關侯脩葺時掘地得金鵲二翼故名草中有遼大安年所立石幢上林槖考

原永清城外東南隅百步有三塔寺葢唐刹也石幢尚存上書大周壁歷元年二圀八囝武隆縣令閻生元相奉為金輪璧神武皇帝造四面像創浮圖一所供養後紀上柱國以下官名字多湮滅同上

臣等謹按三塔寺一名會福寺寺內石幢今尚存

增宋之問題會福塔院詩如湧浮圖近紫霄芙蓉仙苑禮羣僚海天逸奉金輪日畫遣禎祥歸聖朝　宋延清集

原縣西北十五里辛窖村龍泉寺有白石塔　永清縣志

臣等謹按縣志辛窖村龍泉寺一名龍演寺西阡有白石塔約高七八丈其基四面雕鏤上共十三層年月欵識俱莫可辨

原隆慶寺在城西义口村殿前香爐石基遼乾統年所立乾統者遼天祚之紀年也　上林彙考

臣等謹按遼史本紀天祚皇帝二月壬辰朔改元乾統無天祐年號原書祐字葢祚字之誤

原金御史中丞李英元帥左都監烏庫哩慶壽領兵護軍食以援中都帝遣右副元帥星薩將四百騎迎戰舒穆嚕明安將五百騎繼之遇于永清將戰命士卒佯敗金兵來追迴擊大破之死及溺死者甚衆獲李英及所佩虎符得糧千餘車遂招諭永清不降拔而屠之元史

按烏庫哩舊作烏古論今從八旗姓譜改正星唐古特語樹也薩地也舊作神撒今譯改

原縣名取邉境永清之義也居渾河下流頻年為患一望無涯僅遺城南三五村頽垣覆舍而已長安客話

原崇禎庚辰三月既望大風揚沙京營大將旗吹墮永清縣野老漫錄

補周縉字伯紳武昌人洪武中以貢入太學授永清典史靖難兵起一時守令相率迎降永清地尤近縉攝令事極力拒守顧其民寡弱爭先逃散縉度不可為懐印南奔吏部上言靖難時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

十人俱棄職遠避宜置法典俱逮戍縉其一也忠節錄

補馬錄永清遇雨作　白日永清雨移時不肯休風雷當檻落河漢近城流牛馬誰堪辨蛟龍恐亦愁西歸途路失何處問孤舟　百愚集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五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六

京畿 東安縣

原東安縣在府南一百五十里明一統志

臣等謹按東安縣明洪武初州降為縣屬順天府

本朝因之

增東安縣東西距二十里南北距一百五十里東至武清縣界十八里西至永清縣界十二里南至天津府靜

海縣界六十里北至大興縣界九十里東南至小直沽海口一百十里西南至霸州治一百里東北至通州治一百里西北至固安縣治八十里大清一統志

原東安古安墟黃帝制天下以立萬國始經安墟合符釜山即此長安客話

原安次漢舊縣縣東枕永濟渠漢武帝以屬燕國王旦有罪削以屬渤海郡續漢書郡國志安次屬漁陽郡太平寰宇記

原晉屬燕國後魏仍屬燕郡隋屬涿郡方輿紀要

原唐武德四年徙置東南五十里石梁城貞觀八年又徙今縣西五里常道城開元二十三年又徙耿就橋行市南遼史

臣等謹按縣志常道城在耿就橋今縣城西北五十里常道鄉即其故址至遼史所謂今縣乃開元中所徙在耿就橋行市南者今謂之舊州頭以元時曾改稱東安州也

原遼金並因之元初屬大興府後屬霸州中統四年升東安州屬大都路洪武二年降為縣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原縣治舊在常道城東耿就橋行市南經渾河衝決洪武三年十一月主簿華德芳移治於常伯鄉張李店即今治也天順間始創土城弘治中始券城東門正德六年流賊猖獗知縣事周義急築垣浚濠補建西南北三城門嘉靖十六年知縣劉繼先名其門北曰迎恩東曰曙海南曰通津西曰宗山二十八年知縣成印僧修

之次年甃以磚建角樓四天啓五年知縣鄭之城復修之給事中沈應時爲作記東安縣志

增東安縣舊城週圍七里二百四十步高二丈七尺廣一丈五尺池深八尺濶一丈二尺

本朝康熙三十五年修葺乾隆九年勘估改築土城十四年興工十九年完竣同上

原縣門譙樓鐘太安二年鑄同上

臣等謹按據明李光昭鐘說爲太安二年而原書

引縣志誤加一金字又太訛作大直為金之大安矣今謹於卷內改正

增明李光昭鐘說　譙門曉鐘為東安八景之一俗傳前明農婦餉耕早起聞地下鐘聲隱隱乃掘得之懸於譙樓之上嘉靖間不擊自鳴邑令怪其不祥而棄之其鳴如故後令復建樓以懸之遂止不鳴山海經云豐山有鐘九耳是知霜鳴應候而鐘自鳴也然則物之相感理誠有之不足為怪自明迄今又數百年未嘗復鳴每日司閽者掌之暮擊晨撞其聲清越而不殺順風可聞二十餘里蓋器之精良者也欵鐫太安二年造考北魏文成帝與遼道宗時俱有太安年號玩其形製色澤亦不甚古疑為遼時物　東安縣志

原儒學在縣治西學之南有泮池池南有高壘　同上

原元東安州廟學記國子監祭酒孔克堅撰文至正二十四年六月立石又州北邰家莊鄉學記翰林檢討李繼本撰文同上

增元孔克堅東安廟學記　郡有程式者好義之士也至正乙酉間出貲創義學一區贍地一頃一十畝延師教其鄉人洎四方之來學者一日慨然而興曰義學建而聖廟未建是溯流而忘源也壬辰歲復捐貲若干立廟塑像並香案祭器咸備春秋二祀無缺州故有廟學地為渾河所衝而程君所建者迄無恙昔范文正公貴為參政捨宅為學割義田以卹貧族而式布衣耳其所設施亦能如是又其難焉者是宜書其事以勸式親喪築廬墓側朝夕泣奠翰林承旨康里公扁曰慕親時有慈烏百餘巢於塚樹渾河為之迴瀾人咸異之又分田

以給婣族婚喪之貧乏者前太守牛德裕聞於朝旌其門為除本州文學　同上

增元李繼本東安縣邵家莊鄉學記　鄉學古也四代之制家有塾州有序以教其子弟材成則賓興其賢能而官之於是內之輔相外之岳牧與凡小大臣工胥此焉出則鄉之有學所係蓋不細矣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況齊民之子其可以不學乎東安古名邑風氣渾厚民俗質直治得其道則妥順以安非其道亦强忍懾服而不敢肆邑之北鄉曰邵家莊邑長王侯建學於其地延李宗昭為之師宗昭前代衣冠家而能遵教條嚴訓誨藹然有鄒魯文學之風夫師之於弟教之以正自童蒙始蓋所以謹夫始入之途而不為他岐所惑此朱子所以補訂小學一書也小學既成由是而進於大學則內體外用稅駕乎高明光大之域而可以兼善一世矣　同上

原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東過范陽縣南又東過容城縣又東過安次縣南水經

原易水在縣南舊過安次縣界為固安河今與拒馬河同為一川矣東安縣志

原聖水又東逕渤海安次縣故城南漢桓帝中平二年封荆州刺史王敏為侯國又東南流注於拒馬河水經注

原白祀溝水出廣陽縣之婁城東東南流左合婁城水水出平地導泉東南流右注白祀水亂流東南逕常道

城西故鄉亭也西去長鄉城四十里魏少帝璜甘露三年所封同上

原枯溝自安次西北東逕常道城東安次縣故城西晉司空劉琨所守以拒石勒也同上

原盧溝河在縣西自固安縣流入境元皇慶初渾河水溢決東安境內黄堝堤一十七所是也又東南合霸州之拒馬河方輿紀要

原盧溝水至東安過耿就橋一分東至界河入土樓東

南一分西至界河入左奕西南今自盧溝橋下流從固安縣經永清縣北東注自孫家坨一分泒永清之南一分泒東安之西至隆慶末年分泒於東安者又分為二一由韓村至管家屯迤東似有奔縣之勢然離縣二十里即停不行止在本屯前後左右為害一從韓村東南下歷衡亭左奕朱村馬子莊至桃河頭萬歷二年積雨水溢人畜漂沒知縣洪一謨力請築堤堤成賴以無患萬歷六年馬子莊堤口決渰駱駝灣知縣韓景閔塞之

九年舊口復決知縣張汝蘊修之自是屢修屢決至二十三年七月河徙於霸州泥河舊址盡成沃壤矣東安縣志

增明萬歷乙未間渾河南徙固永文霸一帶常被沖突東安河患頓息嗣後下口日於壅遏清流

本朝雍正三年東行由氷窖武家莊經東安之狼城宋流口東沽港至王慶坨歸淀乾隆四年河北出一趨武清之蕭家西南等莊歸沙家淀一西折逆流至東安之淘河復東折經葛漁城穆家口亦歸沙家淀二三年後

亦漸淤墊同上

臣等謹按縣治南十里乾隆二十八年建築越埝西接永清縣辛立村東抵武清縣八里橋村長二十三里一分乾隆三十八年

皇上閲視永定河下口改越埝為北堤其修防之要恭繹

御製閲視永定河記並

御製往閲永定河下口詩具詳原委恭載卷内

增

聖祖御製察永定河詩　源從自馬邑溜轉入桑乾渾流推濁浪平野變沙灘廿載為民害一時奏效難豈辭宵旰苦須治此河安

增

御製閱視永定河記　永定河之本無定也此氣數之可以授權於人事者也無定河之求永定也此人事之不可以諉其柄於氣數者也自前歲夏秋瀕河田廬被

潦特命高晉裘曰修周元理等會勘利病所由發帑五十餘萬金大加疏築淀歲訖功農臻倍稔遂俞所請以今春省成事而詔之曰河之工茲式集矣雖然朕能遽信為一勞永逸計乎昔之河故無工也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蒿目民艱為畿甸東南勤求保惠之政莫若興建堤工溯自康熙三十七年始事迄今億兆蒙麻淪浹肌髓中間偶值水旱不齊此溢彼淤遷流遞易自安瀾城而柳坌口而王慶坨而氷窖草壩而賀老

營而今之條河頭或北或復南凡六徙皆審時度勢善為相導惟務順小變以歸大常而於成謨罔敢稍斁斯誠
皇考世宗憲皇帝以曁朕躬數十年來繼志繩武之苦心不容自已者何者在河固無一勞永逸之方在治河實有後樂先憂之責也或者耳食漢田蚡天事非人力及晉杜預請決諸陂之膚見謂棄地與水可聽

無定者之所之嘻何其戾耶夫以水故棄地猶可并地故棄人可乎予輿氏稱神禹行所無事無事而曰行則必有無事之事所謂疏瀹決排者非即以黄河證之積石龍門故蹟可按而商患五遷周移千乘即已世近而事殊厥後赴海南趨殆更燕齊與吳之境雖神禹復生亦難力挽以從其朔第更一境即治一境仍與當年導源之績等耳豈竟以不治治之耶桑乾流經近圻勢若建瓴非挾沙將一洩而無餘惟挾沙又四出而莫遏運

道民生無堤曷賴前此督臣孫嘉淦建議試開金門閘
上游中亭河遂不能容所至村莊漫溢幸急飭堵閉民
獲安居尤近事之足為炯戒者且朕匪直為愛護已成
之工起見也假令是河在今者尚無堤工而籌運道策
民生朕亦必自為始事之舉易地以觀益知我
皇祖
皇考默鑒今日之發帑疏築有
深許為後

先克紹者矣不然者惡勞惜費朕必大矯乎人情而甘為汲汲也哉是行也往復周諮既嘉大吏能體朕意猶慮其不克堅持定識勉繼前功爰特揭大指鍥之河上其他條具規制存乎神而明之者皆不書

增乾隆十八年

御製乘舟觀永定河下口之作　夜雪忽已収朝霧未云歛策馬遵遥隄永定全勢覽下口欲其暢渾流利泛濫前者歎行檣一綫奚歸坎無已籌下策讓地稍避險

中處徙流移向南聽如漸（乾隆十五年春閲永定河以下口宜畧更移令具易於趨下且於流涸時濬中泓引河而流民占居河中淤地者亦勸導徙就隄外年來次第修舉下口益暢爰取道重閲倏已三載餘矣）今來閲尾閭三歲驚荏苒舍陸命進舟恬波春淰淰雖遡洪澤濶微山已不減蕩漾有餘地巨浸乃澄瀅慰茲憂即茲積高車鑿儼補偏斯不無永逸則豈敢

増乾隆三十八年

御製往閲永定河下口與中作

下河南北任流遷（永定

河自康熙三十七年築堤之始下口由安瀾城後因原道淤至三十九年改由柳岔口雍正四年改由王慶坨乾隆十六年改由冰窖草壩二十年改由賀老營三十七年改由條河頭計前後遷流六度以冰窖草壩而論康熙間之北堤轉為南堤雍正間之南堤轉為北堤以今條河頭而論凡康熙雍正間之南北堤又均在河之南矣

壅則傷多導使宣絜矩邱明別知懼防民之口慎防川

增又

御製閱永定河下口詩以示裘曰修周元理何煟 七

十年間六度移永定河下口初由安瀾城復改柳岔口而王慶坨而冰窖草壩而賀老營及今

之係河頭或北或南凡六徙即今下口實權宜使徵盈酌虛劑者不過補偏救敝斯煟則扈與資博採何煟素習河務于行水機宜具有見解茲以河南巡撫至天津迎鑾即命其扈隨閱視下口以資詢訪禹之行水在無為委源源委勘一再此次初閱頭工二工令復視其下口於全河首尾情形略悉梗概茲命裘曰修周元理何煟三人由此尋源而上至頭工沿河再加講求斟酌具議以聞同事諸人共勗其

臣等謹按永定河

御製詩謹繹有關紀述之篇恭載卷內餘不備錄

增桃河泊在東安縣南五十里渾河水所滙也流入三

角淀<sub></sub>

大清一統志

臣等謹按桃河泊亦名桃花泊即淘泊河今淤

原八丈溝水出安次縣東北平地泉東南逕安次城東

水經注

原鳳河水一渠從西北流至鳳窩村雖隆冬沍寒水亦

不氷名勝志

原蓮花泊在縣治南三十里甄家莊南東流經葛城入武

清東安縣志

原白溝河在縣治西八十里其源自栲栳圈流入縣境東南抵武清直沽港同上

臣等謹按縣志巨馬河易水沙水合流於定興之河陽渡為白溝河故道久淤今河流經新城容城雄縣入穿兒灣達王帶河其分流亦自雄縣西折入新安合四角河俱不入縣境

增文天祥過白溝河詩　昔時張叔夜統兵赴勤王東都一不守羸馬遷就荒適過白溝河裂眦髯欲張絶粒不遄死仰天扼其吭羣臣總奄奄一士垂天光讀史識其地撫卷為悽涼我生何不辰異世忽相望皇圖遘陽

九天壍漏飛艘引軍詣闕下捧土障淵狂出使義不屈持節還中郎六飛狩南海金鉞將遑遑武侯空感心出師驚四方吾屬竟為羈世事吁彼蒼思公有奇節一死何慨慷江淮我分地我欲投滄浪滄浪却不受中原行路長初登項羽館次覽劉季邦涉足河與濟回首嵩與邙下車撫梁門上馬指樓桑戴星渡易水慘淡天徼茫行人為我言宋遼此分疆懸知公死處為公出涕滂恨不持東芻徘徊官道旁我死還在燕烈烈痛肝腸令我為公痛我死誰為傷天地垂日月斯人未云亡文武道不墜我輩終堂堂 吟獻集

原東沽港在縣南五十八里水自縣西渾河分流而東入武清縣三角淀 方輿紀要

原垂楊渡在東沽港之北下通靜海縣夾岸垂楊凡數

里名勝志

臣等謹按縣志垂楊渡今淤

原張繼恕詩柳色凝青曙鶯聲散曉霞微茫連水國迤邐見村家綠滿平田草紅開斷岸花流亡宜早復此地足魚鰕名勝志

原泥姑口昔人講水戰之具於此同上

原咸平二年詔聽邊民越拒馬河塞北市何承矩上言曰緣邊戰櫂司自淘河至泥姑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宗置砦一十六舖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

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奸詐緩急之備大為要害今聽公私貿市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砦舖皆為虛設矣疏奏即停前詔宋史本傳

原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緜亘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渡也宋史河渠志

原咸平五年三月西京左藏庫使舒知白請於泥姑海口復置海作務造舟令民入海捕魚因偵平州機事異

日王師征討亦可由此進兵以分敵勢先是置船務以近海之民與遼人往還遼人汎舟直入千乘縣疑有鄉導之者故廢務至是令轉運使條上利害既而以為非便罷之同上

原飛虹橋在故安次縣南跨界河州相傳漢元狩二年建晉劉琨留飲於此名勝志

原大石橋之流為東川西浮橋之流為西川八里迤西之流為南川晉劉琨守此以拒石勒東安縣志

增通濟橋在縣西左奕堤之東亦跨渾河上大清一統志

臣等謹按通濟橋今地屬大興縣

增濟公橋在縣北七十里東沽港大清一統志

增安次故城在東安縣西北漢置後魏改置安城縣魏書地形志安城縣有安次城蓋已非故治也後漢書注安次故城在今縣東樂史太平寰宇記縣在幽州東南一百里本漢舊城東枕永濟渠同上

臣等謹按後漢廢並昌為安次縣唐又析安次為

永清縣周世宗顯德六年取益津關置霸州仍治永清蓋東至安次南至霸州皆益昌故地

又按永濟渠在霸州東顧祖禹方輿紀要云信安軍有永濟渠宋咸平中置塘濼以為邊備今廢

原土樓在縣治東六里宋時為土兒衛臺高丈二尺盤一百六十步東安縣志

原奕臺在縣西八里宋為左奕衛其西有倉如土樓制名勝志

臣等謹按縣志今縣西十二里有左奕村

原安次廢縣在縣治西北四十里今名古縣東安縣志

增縣北四十里有古縣村即安次廢縣同上

原舊東安州在縣西北四十里安次舊縣之西渾河水

次居民輳集名舊州頭名勝志

原常道城在舊州頭西五里三國魏燕王宇之子璜封

常道鄉公甘露五年司馬昭迎立之北魏主宏封宇文

英為常道鄉公皆此城也方輿紀要

原安次縣有故萇道城魏書志

原石梁城在舊州頭東南五十里或云南北朝時所置戍守城也其地又有菘州城相傳遼古拉王所置方輿紀要

臣等謹按古唐古特語身也拉神也舊作古喇今譯改

臣等謹按縣志石梁城在古縣東南五十里按其道里即今灰城也菘州城在縣治西北七十里今地有稽察王村

原盧王屯在常道鄉東南二十五里漢盧綰屯兵在此

與劉賈夾攻取燕今名盧村東安縣志

臣等謹按縣治西北十二里有民盧村軍盧村當即盧王屯舊地

原葛城在縣治南三十五里宋建屯守於此東安縣志

臣等謹按葛城在縣南四十里今名葛漁城

原狼城在縣治南四十五里亦宋時所建東安縣志

臣等謹按狼城即信安軍之狼城寨為永定河經由之地今名安瀾城

原長慶宮舊在廣平淀金天會三年移安次南五十里東接巴納南通番漢有大石橋以受諸國之禮今次平屯乃其舊址也東安縣志　按巴納滿州語地方也舊作捺鉢今譯改

增元庫庫長慶宮留題　岧嶤宮殿淩天表一脉洪濤入檻流勢壓曉山十澗落寒隨野水半楓秋微才空抱長卿志滯跡還同王粲遊北望燕臺何處是五雲繚緲鳳城樓同上

原省抑宮在安次南遼會同中建同上

原留犢村在縣西北六十里魏鉅鹿時苗為壽春令及歸留犢而行回經於此因以名里名勝志

原劉琨墓在東安縣東二十里明一統志

臣等謹按劉琨墓在古縣東二十里樓桑村今其地有南桑園北桑園

原遼中丞韓澤墓在縣西北五十里更生村東安縣志

原廣嚴寺始建於縣西之郭外燬於兵英宗朝邑人孟士中捨己宅改創於縣西之郭內同上

原常道鄉定覺寺唐垂拱三年建五代燬於兵遼天慶間承直郎張銑復為建立至金天會四年成正隆間韓

承彦重修大定元年奉直大夫楊俊卿復新之又有古營寺金明昌五年建團城寺明昌六年建俱有碑存同上

臣等謹按古營團城二寺今俱廢

原大悲禪院在安次縣西閻家俗金天會六年僧行進募民韓福林修有碑存東安縣志

臣等謹按縣志大悲禪院在閻家莊今地屬大興縣不隸縣界

原寧國寺在留犢里金大定三年村民曹瑛建有碑存

東安縣志

原廣福寺元建在東安縣治西北四十里明一統志

臣等謹按廣福寺今地屬大興縣

原廣福寺在故縣西北五十里金天會中建大定三年僧會順請賜額東安縣志

原廣善寺在徐村里固城莊唐之靈應寺也洪熙元年太監何至淵重修景泰三年立碑同上

原淨安寺在固城里惠化鄉宣德三年太監張盛建正

統四年賜額碑存同上

原靈巖寺在鳳河南金大定五年僧洪寶建同上

原至正十八年三月東安漷州柳林日有警報京師備禦四隅俱立大都分府元史百官志

原任風子成化中雲遊東安自謂得養生術而衣服垢敝又無容止人多不信頗以善奕為士大夫所邀一日在廣嚴寺看奕又有人於城外見其西行未幾人傳其尸解西山巖中究其日則分身之日也平日無他異獨

冬月單衣體常沾汗而已 燕山叢錄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七

京畿 涿州一

原涿州在府西南一百四十里明一統志

臣等謹按明初以州治范陽縣省入屬順天府

本朝因之

增東西距六十五里南北距五十五里東至固安縣界三十里西至易州淶水縣界三十五里南至保定府新

城縣界三十里北至良鄉縣界二十五里東南至霸州治一百十里西南至保定府定興縣治七十里東北至良鄉縣治七十里西北至房山縣界三十里大清一統志

原州東北至幽州一百二十里南至莫州一百六十里太平寰宇記

原涿州古涿鹿之地星分尾宿十六度史記黄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即此地同上

原涿鹿黄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黄帝祠帝王世紀

原州因涿水而名以水中嘗出此豕也城周九里形如四字相傳顓頊時所築名勝志

原舜分十二州為幽州地禹貢兾州之域太平寰宇記

原涿鹿于周官幽州之域也帝王世紀

原春秋戰國時燕之涿邑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原秦滅燕以其都及西境為上谷郡地漢高帝元年項羽入關又立燕國封臧荼為王三年韓信用廣武君策發使於燕燕王臧荼降五年反漢誅荼立盧綰為王六

年分燕置涿郡領縣二十九理此太平寰宇記

原州治創自漢盧綰名勝志

臣等謹按秦時涿為上谷郡地漢加置郡國分上谷郡地置涿郡領縣二十九事在高帝六年而封綰則在五年因建國而更置郡邑理固然也

原莽曰垣翰屬幽州漢書注

臣等謹按據水經注涿有垣縣王莽之垣翰亭又稱涿縣故城莽更為垣翰蓋當日此地有城有亭

通稱垣翰如泗上亭漢壽亭之類或謂酈注亭字為縣字之訛非也謹附辨以備考

原後漢安帝以涿郡屬幽州郡理涿縣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補夏世侯伯有范即今之范陽國名紀

原魏黃初七年文帝改為范陽郡以漢涿縣在范水之陽取以為名以此地追封武帝子矩為王太平寰宇記

臣等謹按方輿紀要范水在州南自易州淶水縣流入境下流合于拒馬河

原晉武帝泰始元年又改為范陽國封宣帝弟馗子綏為范陽王（太平寰宇記）

原馗字季達兄弟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魏魯相東武城侯康王綏字子都初為諫議大夫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寧五年薨子虓立（晉書）

原虓字武會少好學馳譽研考經紀清辨能言論以宗室選拜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出為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持節許昌進位征南將軍惠帝西遷虓與從兄

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刑白馬歃血而盟推東海王越為盟主虓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節度乘虛破許虓自拔渡河王浚表虓領兾州刺史資以兵馬虓入兾州發兵又南濟河破喬等於是奉天子還都拜虓為司徒永興三年暴疾薨年三十七無子養模子黎為嗣黎隨模就國於長安遇害

晉書

原永嘉之亂郡陷于河北其間建置莫能詳悉太平寰宇記

原元魏復為范陽郡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原永安三年移置平州於此魏書志

原北齊惟領涿遒范陽三縣後周省遒縣領縣二太平寰宇記

原隋開皇初改范陽縣為遒縣隸昌黎郡又於古遒城別置范陽郡領涿范陽二縣二年罷郡移涿縣入郡故廨為幽州大業三年以幽州為涿郡縣仍屬焉同上

原唐武德元年廢涿郡復為幽州之屬邑七年改涿縣

為范陽縣大歷四年幽州節度使朱希彩奏請于范陽縣置涿州仍割幽州之范陽歸義固安三縣以隸之屬幽州都督府領縣五范陽固安歸義新昌新城同上

原五代石晉割地賂遼州名如故尋置永泰軍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原金仍為涿州方輿紀要

原涿州昔為遼南塞邊城樓壁俱存及郭藥師舉城内屬不經兵火人物富盛井邑繁庶近城有涿河劉李河

合范河東流入海故名范陽許奉使行程錄

補汪藻賀收復涿州表　臣聞黄帝得天始正阪泉之伐宣王復古爰興玁狁之師緬惟幽薊之區久失漢唐之舊欣留丕績以待聖時出成算于九重拓提封之萬里風聲鶴唳何勞震疊之餘簞食壺漿惟恐歡迎之後皇帝功髙治古道冒綿區薦收區夏之心克紹祖宗之志得皇天之所覆俾上古之不臣前茅突入殊疆破竹遂無遺策臣幸逢嘉會適守邊藩僻閒氈帶之朝悲陝渭上遥想龍墀之慶獨阻周南　五百家播芳文粹

原元太宗八年為涿州路中統四年復為涿州　元史

原明幷范陽縣入州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原今之州治本燕之涿邑漢置涿縣為涿郡治魏晉以

後范陽郡國皆治焉後魏孝昌三年上谷賊杜雒周南趣范陽幽州刺史常景破之隋廢范陽郡縣屬幽州唐武德七年改涿縣曰范陽寶應二年史朝義敗走范陽縣其將李懷仙遣兵拒守朝義至不得入大歷四年幽州帥朱希彩復奏置涿州於此方輿紀要

補王惲涿州移置考至元八年秋九月予以省覲來涿因拜謁孔子清廟遂讀唐貞元中使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彭城劉公建孔廟碑乃知州治本幽州盧龍軍屬邑范陽縣也至代宗大歷初詔始分范陽歸義固安三縣為涿州治范陽涿郡即涿郡故地為名按輿地廣記漢初高祖始立涿郡魏文帝改范陽郡其地左碣石

右督亢南控鄭城百里而遥北連幽薊百里而近唐以來中間控制蕃戎部落甚衆又河流縈帶前後有林麓陂池之利周廣磅礴欝為雄藩及辨讀遠統和廿八年州刺史廣陵髙公移置碑陰記云舊廟本在南城東北隅是年刺史髙公移置南城東南隅康莊之左因復悟今州城南北若連環然意者置州時展築南城而廣大之今市中隅門本故縣城南門也覩此前後證據甚明無可疑者噫予往來幽涿間葢十年于兹嘗以隅門之制為惑詢訪上俗莫詳其故且方物之辨一事弗知君子恥諸不圖閒一得二使數年之疑一旦渙然氷釋亦可喜也特表而出之敢貽涿之好事君子以俟吏考云　秋澗集

原涿州城明景泰初知州事黄衡始甃以甎石垣髙四十尺基之廣倍之方各有門門有樓前曰迎恩後曰通

濟左曰進德右曰積慶鋪舍三十二女牆一千八百三十隍深十尺廣倍之城之中有夾城如人之束帶中有券門曰通會上有重樓三楹左鐘右鼓以啟晨而警夜嘉靖乙巳知州何鏜所修殷譓為作記涿州志

臣等謹按涿州城本朝康熙六年知州李勲重修周圍高厚皆仍其舊東西南三門名亦如舊惟北門改通濟為拱極

增明殷譓重修通會樓碑天順紀元以都指揮同知石公端分守涿州受命以來夙夜惓惓圖惟報稱勵官

屬訓士卒恤民隱除吏蠧植善鋤強德威並著人心感畏境內之治一新矣而郡無吏樓公以詢諸耆老對曰去州治西北一里許有門曰通會築土為臺上有房三楹以司更漏歲久為風雨所損十餘年未有修復之者獨臺兩旁有二小屋以懸鐘鼓而已公曰茲非缺典歟且吏樓必務崇高吾構之可也先是近城有隙地可二三百畝官禁人不得耕耨公令士卒佃其中收其蒿以陶瓦鬻易其粟以營材木皆有餘積公知樓可構也乃涖日啟工時郡之官屬耆庶咸欲捐貲以佐厥工公弗煩衆悉却之至于士卒之在役者無慮數百人公皆撫恤給俸廩以激勵之而官屬之涖其事者率以公之心為心由是人皆樂于趨赴群工展藝並手皆作士卒効力晨夕弗懈不踰月黝堊丹漆輪焉奐焉而工告完凡構棟三楹其爲廣長丈皆合矩度樓成飭吏漏戒吏卒晨昏鐘鼓之期晝夜時刻之節抱關啟閉之候咸中法則于是南北往來之人覩其樓之宏麗曰何昔之委靡

而今之壯觀耶縉紳君子考德而問政者曰豈前無作興之者而今有其人耶嗟夫古人以吏鼓分明知人之善政公之用心如此其知所務與然公又多方築城池之未固者治城廓之將敝者修護門之垣新擊柝之舍皆人不告勞而事有成效則吏樓之構葢公興滯補闕之一事也耆老曹宗勉等丐余為文以彰厥美於戲有及人之政者人必思之不忘有感人之德者人必頌之不已若召伯甘棠之詩羊祜遺愛之碑是也公之崇飭郡事既非一端而其所舉又皆德政之切務然則郡之人思公之政頌公之德寧不與召伯羊祜同其休美耶余非能文者重違鄉老之命遂書此以歸之 涿州志

原通會在郡中上有庭堂幕次左鼓右鐘于以安民警盜春秋降雨郊原隴畝濃雲密靄一望不分郡中之佳

景也涿鹿記

增

行宮在州城南里許涿州志

臣等謹按涿州

行宮乾隆十六年恭建

正殿恭懸

皇上御書額曰繡野迎薰聯曰春色芳菲入圖畫化機活潑悟魚鳶西軒内額曰黄圖攬勝聯曰農桑宛

繪邠風景遊豫還同夏諺情

觀風樓額曰觀風自近聯曰雨暘時若天休應風日恬和物象舒又曰山容積雪融和盎物象熙春詠蕩

披皆

御書

增乾隆十三年

御製涿州行宫作　千山遠作屏一水清而抱堦墀足

松石節棁無山藻省方適静憩汲古資幽討不獨容膝

安已覺悅心好涿鹿正面南塔影秋雲表

增又

御製涿鹿覽古詩　燕雲易水帶晴川涿鹿城南鞸客鞭村指樓桑閒賸碣河流挾活始通船挾活河久淤塞前歲經高斌奏請疏濬今始通舟楫道元故宅詢遺老子幹荒墟靄暮煙省識同然公道在千秋名勝以人傳

臣等謹按涿州

行宮

御製諸詩謹繹有關紀述者恭載卷内餘不備錄

原汪元量涿州詩　盧溝橋下水泠泠落木無邊秋正清牛馬亂鋪黃帘野鷹鷗鳥磨涿州城柳亭日射旌旗影花館風傳鼓吹聲歸客偶然舒望眼酒邊觸景又詩成　湖山類集

原何中涿州道間雪霽作　昨日飯良鄉今指涿州城此路有終去安能緩車聲平野散寒景流輝起浮英漾烘遠樹密落削偃柳明殺纏共鴉牧圉飄忽雞鳴殊方雪初霽余抱孤賞情胡爾同車人苦云路難行　知非堂槀

補洪适使回至涿鹿詩　回首燕然日再西一杯相屬使軺歸殘花媚野不妨好倦鳥投林自在飛可惜光陰銷客枕不嫌塵上涴征衣大明退直清和日已約梯雲訪翠微　盤洲集

補胡曾涿州詩　涿鹿茫茫白草秋軒轅曾此破蚩尤

丹霞遥映祠前水疑是成川血尚流　咏史詩

補石瑶涿郡詩　二水爭流繞郡南郡城東望五雲含風生帝子樓桑里月射桓侯浴馬潭古俗多年猶慷慨廢臺無容更遊談津郵日日鳴鉦鼓看盡行塵擁使驂

補　熊峯集

補陳孚涿州詩　晨發白溝河薄暮宿范陽殘城無雉堞枯木鳴白狼回首望中原日落烟茫茫天低鶻沒處彷彿見太行緬懷昭烈帝八尺鬚眉蒼平生漢社稷志欲為高光惜哉不得就越在天一方里人亦何知壯酒奠樓桑車蓋不復見但有秋草黃我來已千載誰復悲興亡天明登車去塵霧沾衣裳　觀光集

補吳天泰涿州詩　寂寂樓桑村下路王孫販屨竟何之豫州若向幽燕起子幹應為帝者師　星帶草堂集

原楊士奇涿州行　四郊茫茫沙草白青山迢遞亘西北涿州百里近都門北來南去無晨昏道邊郵亭連古堠時平不置官軍守土牆茅屋盡耕屯半插青帘賣新

酒牛車轔轔衝早寒爭先橐秸輸縣官少年家家便騎射雉兔如林不論價由來意氣傾山岡邂逅相逢肯相借代石為碑記古人淒涼遺刻百年存摩挲三嘆憶盛德路人為指樓桑村　東里集

原劉溥賦得涿鹿送邱伯紀作　平生愛訪古走馬游四方金臺南去百餘里乃是涿鹿古戰場軒轅騎龍上天去鼎湖何處秋茫茫蚩尤死後幾千載青山蜿蜒至今在當時妖霧久銷沉空餘易水東歸海海水變桑田天地幾翻覆龍爭虎鬬且莫論卷起飛塵縱雙目三晉在西齊在東北京正在天之中金樓玉殿仰頭看日月照耀開鴻濛萬國朝宗必經此舁金載玉何匆匆紫荊崔嵬雁門固塞斷蓄兵往來路一錐古塔河閒城千仞層冰海邊戍下馬促沽酒洗我磊落懷扶桑矗天起泰華隔雲排手攀北斗發長嘯鳳凰飛上青雲叫酣來道上送歸人借問歸人可同調官亭齊和遠遊篇燕姬嬌笑弄鵾絃不將寶劍舞秋月且贈珊瑚白玉鞭　草窗

集

原 黄仲昭曉次涿州作　青山冉冉夕陽浮綠樹微茫見涿州白鴈聲寒燕塞晚丹楓葉落薊門秋漁舟蕩漾歸沙浦畫角淒涼起戍樓黄帝蚩尤征戰地眼前贏得水東流　未軒集

原 何景明涿鹿道中作　高城鬱莽蒼永路多荊棘日氣夕以陰游氛浩無極城邊古時丘宿草蔓于域樹木何蕭蕭狐狸鳴其側訪古思軒轅獻夆何由陟伊昔奮龍戰明明庶邦式神馭飄鼎湖烏號緬元德道蹤邈荒野感烈存慈國誰云戢亂功不俟干戈力風雲變俄頃明晦固難測薄暮窮林中愁馬長太息　大復山人集

原 周廷用涿鹿道中作　涿鹿雲黄草樹深燕京風物畫陰陰河山尚擁軒皇陣臺榭虛憐郭隗金雨過涼生高鳥喚天低日落暮蟬吟腐儒未有干時策敢向泥塗嘆陸沉　八厓集

原 李瓚次涿鹿作　故鄉杳不見歸路亦沾巾匹馬燕

山外孤城涿水濱鶯花從客久風雨渡河春底事南亭柳毿毿青向人 珠樹館集

增曾棨涿鹿道中詩遠樹孤城出烏原四望遥山從平地起雪到暮春消細草承雕輦垂楊拂御橋愁連易水上風色正蕭蕭 涿州志

原州治在城東南隅 涿州志

原劉懿無訟堂記大德辛丑大都葛侯叔茂來為州牧徧具廳事曰無訟涿為天下偏闉覲獻京師者咸取路焉歲時迎餞民役繁劇為最牧守必才能者往之侯下車首建斯堂蓋有志乎民者也 同上

原州儒學在州治西南創于唐建中間金元因之明正統元年知州朱巽修之金閤為作記隆慶辛未知州沈

坤復修之中時行為作記同上

臣等謹按州學唐貞元中盧龍節度劉濟所建金黄久約記云舊廟本在南城東南隅是年刺史高公移置南城西南隅康莊之左即今儒學所在也

韋稔碑及金元明碑記皆在廟中

原范陽郡新置文宣王廟碑韋稔撰文張濬行書貞元五年二月立在今涿州金石文字記

原唐韋稔涿州新置文宣王廟碑天下郡縣悉有文宣王廟而范陽郡無者何范陽本幽之屬右碣石左督

亢流水經其前後有林麓陂池之利至于閭閻井肆之大閭梁襟帶之固自河達燕其比不過一二先朝次列縣之級第為望領户萬流庸附占者如之兵興人扰茲又獨阜且倍幽之南百里而遙居鄭之陰二百里而近磅礴周廣隱然名區大歷初詔剖幽之范陽歸義固安為州因涿郡之地題為涿第為上以范陽為治所縣遂為州治矣然此為邑者率以多故未遑建置春秋釋奠蓋伺州之已事假籩豆寄升降於故階迨今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彭城劉公建中初假道州縣操長是邑覩茲遺闕喟然嘆息顧其寮曰學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義者昔在三代皆鄉里有教而漢以降困不述用三德刱令朝廷頒宗祀之詔郡縣畢置清廟溥崇明祠令州廷大張縣署悉陳而至聖先師時享無所豈導人重道之意乎彼劉琨創祭器為禮范寗養生徒興化皆所以達萬類而朝宗至禮也吾宰三百里作人父母必推興斯廟以為人紀乃視縣前近里之

爽塏心規其制口劃其地廣狹之量平廬舍之區發其居人直以官俸給于瓦木丹鐵之費匠人作徒之要又以家財散之人不知役廟除云搆聖賢之像備饎奠之器具庭除肅然黎元翕如皆不待施而悅不待教而變于是置食錢二百萬徒三千員洙泗之風集于期月時公年始弱冠方剛之日克明古訓君子是以知公奉若典謨其將來者大矣今廣平宋晙方介直之士也倚法不削憂公如私以能名自薊縣而來遷政率由舊履公之躅守而勿失覩公之為政而不及學舍興文翁之言囿或緒修琴堂挹子賤之風但餘蹈蹐歌咏不足贊言發揚見求微詞以載負石其所書者止于創州置廟之實即夫子懋緒隆德蓋存諸史冊且溢于古人之口豈余頑童敢記頌焉銘曰振鐸周室警寐殷楹曠千百年炯作世程大唐御極致治昇平六五玉三是孰與同聖王既興夫子乃肯苴茅列爵建廟崇位蘋蘩戴海聲腈芊思春誦夏絃于焉辨志惟范之陽巍巍建邑朝命有

作州庭乃立廟革新題堂升故紱縣家寄奠生徒罷習崇崇大賢昔歲臨茲匪煩勞役克就嚴祠美矣像設森然具儀風化之源一至雍熙斷斷伊人恪居所職食粲告志戴星任力瞻我宏規闡我明德爰琢琬琰作階之側

涿州志

原金黃久約涿州重修文宣王廟碑記

范陽舊有夫子廟在城東南唐貞元五年盧龍節度劉公所建逮統和中始移置于此年禩綿遠將就傾圮前為守者非無意于更新徒以州治當南北之衝四方行旅取道往來十率八九使客冠蓋旁午晨夕疲于應接又案牘簿書視他州為繁日不暇給故視以為餘事大定二十三年冬汾陽郭侯預自尚書郎出殿是邦下車之初以令從事伏謁祠下既而周覽庭宇憫其敝陋愀然變容退而嘆曰為政之先獨不在于斯乎矧聖天子在上闡彌文緝墜典凡所以尊禮先儒誘進多士纖微畢舉發於誠心而州近在畿甸之內乃不能助宣風化況疎遠者哉

于是命工繪圖亟議改築計所當費約用錢二十餘萬即日移文計司久乃得報減三分之二止得其一既不足于用方左籌右度未有以為計其僚有顯武將軍梁做先者為主倉庫官穀然以身任其責造黄堂而請曰從先里人也上世以儒學取功名享爵位小子不肖亦幸賴先人餘蔭入官秩登五品迹所由來非治心行已仰遵先師遺訓何以臻此今廟在鄉里廢毀如是貽使君憂心實恥之願因斯時會里中一二大姓及子弟之業儒者各出私財以佐用度侯聞其言而義之即為劄月俸并諸贖鍰盡付之授之以成須廞攷于後起二十五年夏四月二十日癸丑訖五月八日庚寅總為屋十有八楹制度大小廣狹悉因其舊棟棟之腐撓者撤而易之垣墉之頹靡者築而起之階戺之缺罅者甓而完之塼雖荒翳湊朧漫漶中奠廟堂旁列東西兩序以達于大門庖廩齋舍各有次第皆備無缺工募于民厚與之直役夫則用胥靡之徒豐其飲食皆不戒而勸舊圖

六十二從祀弟子及前代名儒之像于殿陛十哲塑像之後則改繪于兩廡諸費除官給外獨用錢四十餘萬皆出于衆人之樂輸非有所畏廹勉強而然者落成之日公私改觀父老稱贊咸謂不有刋勒何以視久遠侯乃遣人走京師遺書故人須昌黄久約為記而系之以銘銘曰卓哉素王百世之師出逢周衰大道蔽虧立言著行是訓是彝有國有家政行令施祇率軌範永作表儀生為至人没有嚴祠衮冕煌煌巍然面離春秋奠薦著令攸司范陽遺宮有年于兹日毁月壊風雨弗支郭侯下車經之營之去故取新付託畸咨允穀梁君造請以辭顧幹葺事惟公之為市財庀工費鉅不貲弗足于公競捐其私屹然崇成留靡愆期學者用勸祀事以時之德之功去益見思後來之人尚敬勿隳　涿州志

原元蔡欽涿州重修孔子廟碑　皇元受命首重斯文尤嚴祀典天下郡邑許建廟學追王者之封加大成之號其崇奉之道至矣涿古之名郡城之巽隅故有廟學

自唐貞元歷金大定興建顛末先儒石刻俱有可徵至
元二十一年御史趙天爵按部至州憫其荒陋割月俸
倡率郡寮因故基創造殿宇翰林侍讀學士李公謙已
嘗文諸石樹于廟廷迨今幾六十年緜歷歲久而堅塗
剥落梁棟腐敗弗蔽風雨州治路當南北輻輳之衝使
賓旁午朝迓暮送事急政繁未遑葺理至元庚辰來安
張珪以廕補官由大寧蒞來判是州視政未幾總府聞
其才幹選徵赴都命主郡牧錢粟出納有方秋毫無犯
事竟還州拜謁宣聖廟廷顧其傾圮慨然興嘆曰廟學
者善教化正彝倫人材攸出首善之地國家之所崇奉
致有崩摧瀆神莫甚焉知斯州者不得不任其責于是
謀于監郡浩爾齊同知州事都爾蘇幕賓呂忠王元孝
以暨范陽屬官監邑令舖咸悅慈舉各捐已俸以倡于
首郡之文儒衆吏多士秀民聞風慕義樂輸私帑雲集
影從翕然助之保定張德粹博文碩儒總主郡校始終
其役凡木石瓦甓之用悉酬之以善價至于民傭匠藝

之工亦皆給之以學值會計所費餘數十緡一毫未有擾于大農者即涓吉日率作興事榱題桷楝朽者撤而易之蝕者補之完之傾圮者正之漫漶者飾之殿制巍然宏敞壯麗十倍前規經理聖門賢廡講室齋厨次第一新非復疇昔之可比也繼而房山王慶來賓州幕展禮庭下覩其廟貌尊嚴甚稱敬仰然而傳道先師配享位列尚或失序其于奉祀之禮情文不能無相戾者乃遵成憲捐金募匠增塑鄒公沂公之容改飾復聖亞聖之像歲春秋月旦望獻享釋籩豆之例升降之儀修舉是役也經始于至正辛巳之秋畢成于壬午之夏釁衈禮成校官張德輝偕幕官張鵬翼持安陸府教授郡儒王良所狀興造之蹟謁文于欽以誌歲月欽謝不敏其請益堅謹撫其實而謂之曰廟學廢興固其時也亦在守土之官嚮意與否耳方今文軌渾同皇仁一視惟務博選賢良以充守令期布宣風教興學養士變革民俗以底雍熙之治今通判張侯職居倅貳能以斯文為已

任其用意有過人者幕官王君秉心樂道繼成善績別具察屬又皆卓越之才炳炳相望契會一時恪勤官次不負委任深體聖上崇儒重道之意雖王事鞅掌簿書期會之煩而拳拳于風化之源振弊改作同濟事功為悠久之計觀政于斯可謂知所先務矣昔漢唐文翁常袞之化何以異於是故為一言以叙作新挹概以為後來師帥于民者勸銘曰大哉孔子垂教無疆百王軌範萬世綱常堯舜文武祖述憲章漢唐而下歷代襃揚聖皇御極化被遐荒訖武宗文吾道彌彰加號大成誕告多方添設廟學肇于有唐金源作新記石載詳至元迺建經歷星霜剝落壁塗腐撓棟梁葺理興思前政靡遑張侯至止顧瞻傍徨憮然改容既懼且惶亟謀效修僉言允臧悉捐俸金董木陶甎郡耆士民樂輸贊襄補罅易壞榱桷斯卬屹然遂宇崇彼穹蒼王君繼至樂道心良兗郕沂鄒配享升堂於穆睟容冕服煌煌春秋釋菜宮懸樂張禮器嚴陳牲幣芬薌肅儀獻酬進退蹌蹌通

祀罔極亦孔之光美矣儒風隆哉郡庠學者趨向日就月將宏搆落成咸歌循良鑱石勒銘永紀不忘同上

按浩爾齊蒙古語吹笳人也舊作忽赤都爾蘇義見前舊作禿魯沙今俱譯改

臣等謹按州志碑記目州學建自唐貞元五年有韋稔撰記金大定二十五年重修有黄久約撰記元大德五年重建有李元禮撰記至正二年重修有蔡欽撰記明正統八年重修有金問撰記成化十八年重修有劉珝撰記嘉靖三十八年重修有楊淪撰記隆慶六年重修有張元忭撰記萬歷四

年重修有田汝麟撰記十一年復修有申時行撰記崇禎二年重修有朱大啟撰記

本朝康熙中重修有曹封植撰記文不備録而原書所採州志州學一條多略有誤因附詳于此

增元何伯琦涿州儒學藏書記　自畿甸至于海隅皆有學學必有師而世之為吏者或不知學政所宜修師或不知修其所宜教于是無以厲其民人而道藝不得興焉盖得其所教雖窮陬僻郡之俗猶可與易矧近在邦畿以接道德之光華者乎夫先王之道具于經三代而下政之治亂著于史後之立言者違是不足以名世而學者亦無以正心術而成士君子之材龔君仁實為涿州儒學正顧瞻學宫經籍猶闕于是捐俸市書以資

學者之講習凡得經史共若干卷裝潢整飭籤帙鮮好州士大夫咸以為美遂搆屋大成殿之西序庋儲之丌閣齊平披緒考緝靡不宜稱嗚呼聖賢之遺言非獨使人玩思為干世取祿之具也設科取士其制益曰詢于鄉以觀其行考諸經以驗其學較辭華于采覈之博論政務于舉措之宜其術精且詳矣使從事者果能盡如其說則人材寧有不足之嘆哉襲君典教是州既蓄書以待學者又得賢大夫為之鼓舞苟得美質持行之士克力于愛親敬長之實由是而討論問辨以求聖賢之學之傳知本末始終觀感興作以致其極而底于成庶可謂無愧于其職矣若使以先哲典籍學校所宜有尊而弃之以為觀美則非予之所望乎州之士也因為記勒諸石以昭來者 州志

增明金間涿州重修文廟碑 涿為京輔郡學校之設非直外靡比也其英才出而致用宜不減于異時而禮殿倫堂凋敝弗稱國家遴選賢良以惠幸茲土政聲卓

卓前後相望而未有作興之者宣德初姑蘇朱侯兾來守是邦既展謁廟下即有志于修復事每歎于所急久未就繡上即位制詔學校有司宜加勸勉侯曰任師率之責而於教養之地闕而弗圖何以奉揚文治以淑邦人乎迺率僚佐出私帑以為師生倡州人之樂從禮義者亦相資焉以正統元年夏四月肇功殿堂門廡齋廬庖庾棟楹之撓腐者以堅良易之弛于上者容而覆之圮于下者平而甃之黝昧于其閒者皆藻繢而潤澤之聖賢像設又皆嚴飭而炳絢之告成于秋七月庭榮室疏彷然增觀既而監察御史涇川程君富以學校之在圻內者奉命專督謂侯茲舉不可使無聞於後逮正統己未冬學正王君穩請文以壽諸石夫為學之道治其心而已蓋心之實體通乎天地而酬酢萬變通乎神明合是而他求則無以成致用之功而亦非聖賢之學矣探事物之賾而必審夫天理人欲之幾驗日用之常而必篤于忠君孝親之實精思力踐期不失其本心焉故

取士之法本操履以求其志節考經訓以觀其學術于治事之要以懿其展濟于適用之文以究其才華必有以得于聖賢之微心學之懿而後謂之有成夫如是則雖載高位享重祿乘美策良廕重席厚非幸也宜也若夫冒虛名以厠文學之場飾浮辭以班掄擇之列而于道有未聞學有未得伥伥然惟進取是務亦獨何哉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亦泮宮落成而頌禱之辭也故予得與諸君子誦之有志于學者可不深思于此哉同上

原涿鹿衛在州治西北永樂七年建涿鹿左衛在州治西永樂八年建涿鹿中衛在左衛西永樂十一年建方輿紀要

臣等謹按涿鹿三衛設自明永樂年間

本朝初年以涿州三衛並良鄉興州衛香河營州衛合為一衛設守備一至康熙二十八年悉行裁省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七舉正

齋在東向原書齋訛作泰今改　劉溥賦得涿鹿送邱伯純作條

金大定原書金訛作令今改　元蔡欽涿州重修孔子廟碑條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七舉正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八至一百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進士臣單可垐

謄錄監生臣黄　珩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八

京畿 涿州二

原范陽郡有獨鹿鳴澤通典

原獨鹿山在州西十五里下有鳴澤漢元封四年由回中北出朝那蕭關歷獨鹿鳴澤從西河還即此方輿紀要

臣等謹案獨鹿鳴澤今其地名陶家屯土阜巋然其下常有積水土人傳以為即獨鹿鳴澤

原石虎崗在州西五十里涿州志

臣等謹案石虎岡今無考

原山上有二石虎混一方輿勝覽

原龍安山在州西五十里涿州志

臣等謹案據

大清一統志龍安山時有雲氣騰繞如龍山蓋以此得名今隸房山境

原龍安在郡西四十里回巒繚繞深谷逶迤自下而上

有紀有堂雨過則嵐光欲滴涿鹿記

原龍安大房諸山之支隴也方輿紀要

原涿州西北五十里有惡峪漢世已有此名盧它人封惡峪侯是也峪中雲氣瀰漫四時不絶長安客話

臣等謹案惡峪據兩漢刋誤補遺即亞谷今已無此稱惟考涿鹿記云崿峪在郡西北五十五里或因字音相近今昔傳聞互有訛異未可知也

原史記亞谷侯漢書作惡谷鄭康成釋書大傳謂惡爲

亞劉原父謂古亞惡二字通用兩漢刊誤補遺

原崿峪在郡西北五十五里草木榮茂涿鹿記

原盤坡在郡西北三百里坡有上中下西為表而東為裏儼若畫屏夕陽西墜紫緑萬狀同上

原駝羅口在州東北宋雍熈中圍涿州遼主隆緒由駝羅口應援即此方輿紀要

臣等謹案駝羅口今無可考

補王次仲隱居范陽變篆籀之體始為隷書秦始皇既

定天下三詔之使入秦不至復命使以檻車載之次仲忽化一大鳥翻然出車使者驚拜曰無復命必見誅惟神人憫之鳥徘徊空中拔墮三翮使者得之以進始皇悔恨因名其地為落翮山真仙通鑑

原灰洞在涿北燕南兩傍皆高岡路極狹無風而塵土坌積咫尺不辨人物石湖集

原范成大灰洞詩塞北風沙漲帽簷路經灰洞十分添據鞌莫問塵多少馬耳冥濛不見尖同上

原涿水東北與阪泉合其水導源縣之東泉魏土地記

曰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晉太康地理記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東北流與蚩尤泉會水出蚩尤城城無東面魏土地記稱涿鹿城東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并則流注阪泉亂流東北入涿水水經注

原涿流下滴也說文

原涿水出涿鹿山世謂之張公泉東北流經涿鹿縣故城南王莽所謂褫陸也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留

其民於涿鹿之阿即于是處水經注

臣等謹案涿水諸書所記其說各異謂其源出涿鹿山者水經注與方輿紀要也謂其源出范陽縣西土山下者寰宇記也謂從大同得勝堡入者名勝志也按酈道元乃涿人其所著書于涿尤宜詳核可信但涿之為國為郡為州為縣沿革不一即今所謂涿城建自唐而唐以前水道之在城東西南北皆不能懸擬又水之遷徙不常今昔殊軌茲

謹據

大清一統志所載並錄之以備考

原涿郡南有涿水北至上谷為涿鹿河其支流塞外謂之涿耶水十三州志

原涿水東北逕涿縣故城西流注於桃應劭曰涿郡故燕漢高帝六年置其南有涿水劭又云涿水出上谷涿鹿縣按涿水自涿鹿東注㶟水㶟水東南逕廣陽郡與涿郡分水漢高祖六年分燕置涿郡涿之為名當受涿

水通稱矣水經注

原桃水東北與洹水會水上分淶水于良鄉縣之桃水

世謂之北涉溝故應劭曰洹水出良鄉東逕垣縣故城

北史記音義曰涿有垣縣漢景帝中元三年封降王賜

為侯國王莽之垣翰亭也水經注

臣等謹案據

大清一統志拒馬河在涿州西北自淶水縣流入與琉

璃河合即古桃水也河流自十度村至碣石店歷

經十度亦名十度河然古拒馬河水至淶縣北折而南其東分為桃水今拒馬河直至州北淶水之故瀆亦絕與古不同矣洹水即今胡良河在涿州北十里

原桃水東逕涿縣故城北王莽更名垣翰晉泰始元年改曰范陽郡今郡理涿縣故城城内東北角有晉康王碑城東有范陽王司寇攄廟碑水經注

臣等謹案晉康王碑及范陽王司寇攄廟碑無考

餘詳前卷

原桃水出涿縣故城西南奇溝東八里大坎下數泉同發東逕桃仁墟北或曰因水以名墟則是桃水也或曰終仁之居非桃水也按地理志桃水上承涞水此水所發不與志同謂終為是水經注

原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涞水東過迺縣北同上

原遼聖宗統和四年宋將曹彬米信北渡拒馬河與裕悦休格對壘南北列營長六七里五月戰于岐溝關大

敗之追至拒馬河遼史

原燕京留守蕭孝穆乞於拒馬河接宋境上置戍長巡察同上

原開泰七年沿拒馬河宋界東西七百餘里特置戍長司一員巡察同上

原至元二十一年四月涿州拒馬河決衝突二十餘里元史世祖紀

原至治元年七月滹沱河及范陽縣拒馬河溢元史英宗紀

增乾隆七年

御製過拒馬河詩　十里瓊瑤一色白馬蹄踏碎人未惜行行策渡拒馬河滑笏春流初弄碧亦有流澌如半壁珠璣灑落噴灘石誰能弔古論興亡但覺光陰如過隙此河幾度亂流過前歲今春原不隔興來還似坐玉京豪咏心情那減昔溪頭舴艋未易呼渡口車輿頻填積似辰江千積雪圖燕氏文貴留真蹟

增乾隆二十九年

御製過拒馬河詩　拒馬來迴度輿梁亘臥波近山原野潦挾水遂成河水經注以拒馬河即淶水故瀆水盛則長津洪注水耗則通波潛伏今故瀆亦絶而不續自附近山谷諸流滙注始湍激成河興利非容易籌安竟若何迤東注沽淀疏導可延俄河流下會琉璃白溝諸水東至直沽方命大臣等勘治淀泊源流疏導實屢嚋咨長計也

臣等謹案拒馬河

御製詩恭載有關紀述事實者餘不備錄

原傅若金拒馬河詩　落日蒼茫裏秋風慷慨多燕雲餘古色易水尚寒波峭絶船通馬沙交路入河行人悲

舊事含情說荆軻　傳與礪詩集

原姚廣孝拒馬河詩　大河擬長淮湍急去如瀉未足限南北猶能拒戎馬牛馬顧其滑蛟龍蟄其下洶湧拍遠天浸漫散平野中流漁子多兩岸居人寡從來燕趙間紛紛戰爭者以茲壯其國固含曾不舍河伯頗揚靈終古保民社　逃虛子集

原林根拒馬河作　拒馬河邊驛路長飛狐口外又斜陽春光已過六十日不見花枝空斷腸　野橋集

原易水逕出范陽縣故城秦末張耳陳餘為陳勝畧地命燕薊通說之范陽先下是也　水經注

原督亢陂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逕五十餘里　括地志

原方城有督亢亭　郡國志

原督亢膏腴之地　劉向別錄

原督亢溝上承淶水于淶谷引之則長潭委注過之則微川輟流水德含和變通在我東南流逕逎縣北又東逕涿縣酈亭樓桑里南　水經注

原督亢澤芭方城縣縣故屬廣陽後隸于涿郡郡國志曰縣有督亢亭孫暢之述畫有督亢地圖言燕太子丹使荆軻齎入秦秦王殺軻圖亦絶滅地理書上古聖賢冢地記曰督亢地在涿郡今故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

南界也風俗通曰沆漭也言乎淫淫漭漭無崖際也沆澤之無水斥鹵之謂也其水自澤枝分東逕涿縣故城南又東逕漢侍中盧植墓前同上

原督亢之田在燕東甚良沃欲獻秦故畫其圖而獻焉史記索隱

原盧文偉說刺史裴儁案舊迹修督亢陂溉田萬餘頃人賴其利儁修立之功多以委之北史

原裴延儁轉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

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餒儁謂疏通舊迹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魏書

原齊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隋書食貨志

原督亢陂在范陽縣東南十里郡國志云陂見有海龍王神祠在焉太平寰宇記

臣等謹案州東南十五里今有海神塘村村南有海龍神廟

原陂舊有亭遺址高丈餘周七十步土人掘其處尚多古瓦礫金錢長安客話

增乾隆二十二年

御製督亢陂攬古詩 督亢廣衍膏腴計使荆軻獻

地圖持短入長奚濟事害成延禍竟亡軀馬遷作史失辭駁劉向傳經具政模引水開田言則易推行得當竟誰乎

臣等謹案督亢陂

御製詩恭載首見之篇餘不備錄

增董其昌督亢道中作　誰知燕地有西湖沃壤長堤督亢圖為問黃金臺上客得奇說劍酒人無　涿州志

增袁中道督亢道中作　斷橋流水臥枯楊千里飛沙草木黃督亢如何稱沃美荊軻閒去欵秦王　同上

原亭南有月池廣三頃其形如月　方輿紀要

原月池在郡西南二十里約數十源泓以成溪灣以成池斗折蛇曲縠迴輸轉清瑩洞徹每秋清氣爽芰荷盛開鷗鷺浮沈錦鱗游泳可謂游觀之盛所矣涿鹿記

臣等謹案月池在州西南十五里房樹村之西今池已涸惟窪地數頃有小廟碑文剝落不可考相傳為月池寺舊址云

增乾池在涿州西十五里其地窪下為衆流所歸然未嘗盈溢為患一名百尺乾大清一統志

原柳河在州南南務里泉四時不竭涿州志

原范陽陂在范陽城西十里方一十五里俗亦謂之為盬臺陂水經注

臣等謹案范陽陂今無其名惟州城西南多引渠溉田疑即所謂陂者又按方輿紀要稱范村在州西南今亦無此村名

原范水在州南自易水涞水縣流入境下流合于拒馬河方輿紀要

原范水在州西南水北曰陽范陽郡名以此名勝志

原武遂津北對長城門謂之汾門史記趙世家孝成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兑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野與趙即此也又謂之梁門易水東分為梁門陂在范陽城西南十里元混一方輿勝覽

臣等謹案梁門陂今城西南無此地名但考文天祥經劉先主宅詩云我過梁門城樓桑在其北則在南宋時猶存其名實為涿之故蹟矣

原拒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于迺縣東東南流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翼茲水枝流經通纏絡墟圃匪直田漁之贍可懷信為游神之勝處也其水東南流又名之為酈亭溝水經注

臣等謹案酈亭先賢鄉皆無考又州志載州西南十五里有紫池堡或即紫淵遺蹟今亦莫詳其處

原紫水其泥亦紫幽都記

原挾河水出良鄉縣西甘泉源東谷東逕西鄉縣故城北王莽之移風也世謂之都鄉城又東逕良鄉城南又東北注聖水世謂之挾活河水經注

臣等謹案據

大清一統志挾河一作俠又水經注俠河世謂之挾活河蓋挾俠二字通用也

原涿水源從大同得勝堡入至老班溝一之淶水縣一之涿州沙水俱活東西不定故謂之挾活水又謂之聖

水也督亢亭州南一帶至新城皆是其北乃涿水所入盧文偉修為陂故道猶存名勝志

原挾河自房山縣東南流與胡良河合明一統志

原挾河在縣西北二十里亦名拒馬河方輿紀要

朱彛尊原案挾河或謂源自大同邊界入或謂源出良鄉房山或云即聖水或云即拒馬河難以臆定也

原胡良河在州東北二十里源出房山縣大安山東麓

流入州境又南與挾河合流入良鄉縣界注于琉璃河方輿紀要

原湖梁在郡北十里垂楊樹隄蒲葦夾岍曉月升時漁郎欸乃樵夫牧子逍遥於迴塘曲渚之間不少佳致涿鹿記

臣等謹案胡良今志亦作湖梁

原萬歷甲戌有詔發帑金為橋涿之胡良渡大司空朱公衡力爭又建玉女祠于涿以内帑二千名司空修之

司空又爭太后為武清治第費以數萬司空稽故事多所裁抑太后頗銜之　穀城山房筆麈

增拒馬河橋在涿州北郭外又胡良橋在州北十里俱明萬歴初建各長三十餘丈　大清一統志

增巨馬河橋在涿州北門外又胡良河橋在涿州北十里俱明萬歴二年勑建大學士張居正碑記　畿輔津梁志

原張居正勑建涿州二橋碑　涿州北有河二自西山諸泉來者曰胡良河距城七里自紫金關外鐵崖巢入者曰巨馬河距城二里每伏秋水發洶湧暴至行旅走避不及歲溧溺常數百人聖母慈聖皇太后念之會州

民有奏乞建橋者聖母自以宮中供奉金募工一夫不役於民一錢不取於官也司禮監太監馮保舉內官監太監劉濟工部尚書朱衡舉郎中易可久賀幼殊督工乃以二年正月興工五閱月而告成事胡良河橋一巨馬河橋一高廣各二丈長三十餘丈皆甃以巨石錮以鐵錠費不過七萬役不過數月往嘉靖間建琉璃河橋一費三十餘萬茲二橋之費不當四之一而堅緻精工乃過之太岳集

增永濟橋在涿州北郭外大清一統志

臣等謹案永濟橋舊名拒馬河橋明萬歴二年建

十六年重修天啟六年復修後河舍橋南徙

本朝乾隆二十五年奉

旨于舊河橋南移建新橋凡九空延築石堤下涵洞二十有二舊橋頹𡒄者改葺為堤下為涵洞一十有八橋隄共長二百丈有奇

賜名曰永濟並

御製重修涿州石橋記恭載卷内

增

御製重修涿州石橋記 徒杠輿梁月令所著則橋之設與夫毀而修乃王政所必先而非浮屠氏漫舉因果

利人所可同日語也涿州為畿南要郡萬方玉帛諸生計偕以及官吏商賈攜挐負販之徒往來所必經郡城北胡良拒馬二河滙焉明時各就其上建橋顧北方之水流無定橋建而河徙橋乃跨陸河則仍資舟楫與無橋同庚辰春允地方大吏請于舊橋南移建九空新橋仍築石堤下有涵洞廿有二屬之城北門其舊橋之頽廢者葺之改為涵洞十八以洩夏秋霖潦通新舊橋隄長二百丈有竒至八月而功成大吏請為碑記以記歲

月其辭曰涿之城誕拱皇京胡良拒馬自西東注厥初跨河橋營其所不合橋短而隄長北方水流無恒及謡隄隄敗橋反陸置往來之人嗟行潦以徂征隨者扶之堙者疏之俾水有就下之路而不與隄爭斯王政之一端以就舊材亦不大費司農或曰宫闈布施或曰璫豎威福緬遺蹟猶致恨夫前明君何為者乃若是焉宜彼社之屋吾于是凛殷鑒而兢兢

增乾隆二十六年

御製永濟橋詩 有序

范陽郡古梯航並輳燕都督亢陂遥襟帶斜聯涿水葺勝朝之廢軌咨疆吏以傳警昨者鐫珉紀事具見大端兹焉行仗成詩重賡七字

蜿蜒長橋跨涿河重修工竣此經過多疏涵洞防秋漲已看洪川吸衆波萬國共球兹會極九瀛壺嶠始盈科輿梁亦可通為政君子名言憶孟軻

臣等謹案永濟橋

御製詩恭載首見之篇餘不備錄

原琴高者趙人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乗赤鯉來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列仙傳

臣等謹案今州境有琴高池詳見

御製詩恭載卷内

補琴高執笏于宋康抱朴子

原琴高既仙去設祠奉之時乗赤鯉來享神仙傳

增乾隆十八年

御製琴高池詩　古蹟是誰徵菁池乍泮冰浮波見赤鯉想像箇人乘　涓彭術已就汗漫遊燕趙 叶 至今風浪聲猶作水仙操

臣等謹案琴高池御製詩恭載首見之篇餘不備錄

原至治二年九月作層樓于涿州鹿頂殿西 元史英宗紀

臣等謹案層樓鹿頂殿無可考

原華陽臺在州城內西北隅涿州志

臣等謹案華陽臺今廢惟城西北有窪地十餘畝中有土阜高數尺周數十步土人指為臺之遺址又北門之西有土隆然附城而上高于城丈許俗呼為煙墩或謂即華陽臺然俱無可取證

原舊傳燕丹與樊將軍置酒華陽館出美人奇馬即此處長安客話

原荆軻與太子游東宮池軻拾瓦投鼃太子捧金丸進

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千里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于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燕丹子

原展臺在州西南二十里相傳燕昭王展禮賢士于此長安客話

臣等謹案展臺今為村名其地有土臺高二丈許東西廣九丈南北袤十二丈有奇舊有佛寺今廢

原西鄉廢縣在州西北二十里漢置屬涿郡後漢省或

謂之鄚鄉城方輿紀要

臣等謹案西鄉廢縣在州西二十里長溝村北有土城遺址土人呼為古城或即其地但無碑記可考

原西鄉侯國莽曰移風漢書志

原故廣陽國城漢置今廢故城在今范陽縣西南太平寰宇記

臣等謹案州西南十八里松林店西偏有城遺址

然無碑記可考

原廣陽城在州西南十五里後漢封劉良于此涿州志

原昭烈帝廟在樓桑村建于唐乾寧四年金承安初重修黃華老人有記明洪武初更新之至弘治二年知州事張遜重構殿三楹旁翼二配殿同上

原樓桑里昭烈之舊里也水經注

原漢昭烈宅在涿州樓桑村昭烈在民間所居有桑層蔭如樓因曰樓桑今尚在其下留題甚多燕山叢錄

增涿州西南十五里道右大桑高十丈層陰如樓其陰百畝漢昭烈故居桑也昭烈兒時與宗中兒戲桑下指謂帝王羽葆後因名村千五百年矣椹大倍於恒桑實時土人相餽遺也桑側昭烈古廟唐乾寧五年建者前將軍關桓侯張配焉像不君臣坐列而兄弟列象其側陋時也帝京景物畧

原樓桑村在涿州西南十五里云是漢先主故宅村故有三義廟祀漢先主而以關侯張侯配焉長安客話

原先主少孤與母販屨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遥望見幢幢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三國志

原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漢晉春秋

原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于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三國志

原蜀先主廟碑唐郭筠撰正書乾寧四年立石今在涿州樓桑村廟中文已剥蝕金石文字記

臣等謹案州志唐乾寧四年碑乃郭筠撰金石文字記偶闕其名耳

增乾隆二十二年

御製漢昭烈廟詩　春秋氏族著承堯嗣服中山厎派昭鼎一足三成帝業牛黃腹白應童謠欲信大義心資亮還定全秦志賴蕭千載樓桑尚遺恨其如安樂自逍遥

增乾隆三十年

御製樓桑村二首　漢室王孫志本雄指桑葆蓋詡諸童可憐不及舂陵業二世偏安秖蜀中　豫州一旅得成軍見説英雄獨使君千載枌榆猶故社誰稱孚定與周羣

臣等謹案昭烈廟樓桑村

御製詩恭載首見之篇餘不備錄

原金王庭筠涿州重修漢昭烈帝廟碑記　仁者未必成功成功者未必仁仁者之心以仁仁天下不仁者之心以仁濟其私故善論人者論其心之何如而成敗不與以仁濟其私者發于其言見于其事亦仁也蓋竊仁

以敗天下夫竊仁者是有大不仁根著于心然竊仁易窮也而根著于心者卒不可掩天下之人莫不服膺噫雖一時成功旋與草木同腐矣仁者之心不以其身其家而以天下故天下之人亦相與謳歌戴仰以為君雖生無成功天下之人莫不歎息至後世猶喜稱道精爽在天能推其仁心用之不已施之不竭呼吸而雲雨咄嗟而風霆咫尺萬里朝夕千載此理之自然無足怪者先主仁人也當陽之役不以身而以民永安之命不以家而以賢雖不能如其言要之其心如是而已有厚天下之心必饗天下之報至今天下之人猶歎息其無成而喜稱道之涿之人又祠而奉之宜哉涿先主之故家也廟距州西南十里而遠庭有石乃刺史婁君延重修記唐乾寧四年也則血食于此舊矣歲久屋老纔庇風雨今年夏四月里民始議增葺于是富者以貲巧者以藝少者走以服其勞老者坐以董其功稍完治中堂新作門屏又作兩廡配祀元臣諸葛孔明關雲長法

孝直在東麗士元張翼德簡憲和在西既成具興廢歲月乞文于庭筠將以刻諸石庭筠曰五季兵火之餘室廬焚蕩殆盡而廟貌巋然獨存悍夫暴客過堂下斂兵肅跽不敢犯則其仁之入民深矣大哉仁乎蘊之于心充于天地被于萬物蓋有不與死而俱亡者幽而為神其遺澤殘烈施及天下後世以達其生平未厭之心必矣豈獨私乎一鄉哉祠而奉之者特其鄉人之情耳庭筠既書其事復作歌遺之使迎送神佐其鼓舞以樂之其辭曰舜禹不可作兮古猷日潰盜取盜守兮恬不怪仁人起兮力砥其廢志天下兮豈獨為漢計大統未一兮時已逝奄為神明兮陟配上帝何紆我憂兮仁及異世彼曹丕兮死為妖彗擁長鋏兮載芟載剃燕山之陲兮范水之裔平疇如砥兮惟神之豐沛鬱幢幢兮羽葆蓋悵簫樹兮今安在記兒時之舊事兮想亦為之一慨神之去來兮蒼虬翠駟梨華裾兮鏘鳴玉佩緪琵而吹籥兮紛舉音之繁會牲肥酒香兮神其飫醉來雲帛帟

兮回風滿斾將而送兮百拜民不忘兮遺愛驅螟蝗兮
疫癘時雨暘兮屢歲俾富康兮耆艾民德神兮事之無
替　吉金貞石志

原元郝經涿郡漢昭烈皇帝廟碑　涿郡為昭烈帝里
故其廟祀尤盛涿故燕國古多豪傑之士歌謡慷慨借
文報讐遺風尚存每言曹魏篡漢之事莫不歔欷流涕
想見昭烈君臣其父老過其祠下拜謁而致奠者朝夕
不絶其歲時祀事合沓走集不遠千里指示樓桑故居
徬徨不忍去廟在涿郡南十里而近自隋唐五季遼金
以來皆即故居代為增葺其正殿當中山靖王之後昭
烈像設袞冕南向其佐命將相則列于兩廡左則諸葛
亮龐統法正許靖右則關張飛趙雲馬超位序崇敞
有法制馬廟故有碑金翰林應奉王庭筠詞推明昭烈
之志論議文采近世所無然猶題為先主名號有未正
焉按春秋左氏傳稱先主者大夫稱其先大夫之辭生
則稱主沒則稱先主非帝王之號也魏晉私記以昭烈

父子為僭偽故稱蜀不稱漢以昭烈為先主安樂為後主至陳壽作志即以漢與魏使昭烈父子與劉璋共為蜀志其後著書者皆以魏為正統惟宋司馬光更蜀為漢初曰漢中王即位曰漢主崩則曰漢主殂追稱則曰漢昭烈帝而亦不以正統歸之至建安朱熹始奪黃初之統以章武繼漢焉或者又以為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此又從而為之辭者也後世之致疑未若孔明之傳信曰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天下又曰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為帝胄使興漢室當是之時莫不以昭烈為漢帝曹氏為漢賊豈至於後世而欲以一己之私反之哉故正其名號曰漢昭烈皇帝榜其殿而系之以詩曰高祖造漢拯民塗炭世祖戡難民適思漢兩都二祖垂四百年昭烈之興死灰復然難于二祖百折不沮倉皇奔走衆纔一旅豈悌仁厚民心是歸必得國士乃可有為既挾熊虎復起卧龍電掃漢南雷震江東蹴操扼吳

據有梁益遂取漢中興王立國高皇之起始實在此拓定中原貽于孫子漢賊不並顧豈偏安丕豈其敵誅讐弗難天不假年偾軍崩俎不能致討還于舊都顧命孔明伊周之事不私其子天下大計琅琅格言勖以為善三代君臣乃今復見宗臣流涕效死出師游魂伥鬼折敗不支崦嵫返照有光燭天既絶之統復一再傳三君一仁三起三滅廟食帝里至今不絶燕山之陽涿水湯湯篤生異人復一高光杜鵑不來桑猶在寢刻詩廟門萬世是諗　陵川集

原郝經書黃華涿郡先主廟碑陰作　稱道孔明獨有杜少陵論著貽烈復見王黃華君臣一體始無媿蜀相祠堂樓桑家昨因應詔過燕南青林一簇啼烏鴉蕭鼓寂寞春社散廊廡慘淡昏龍蛇西南一碑刻蒼玉每讀帆止鷟咨嗟磊落一片恢復心始終于仁無少差當陽之言永安命三代聖王何以加仲謀雄略祇僭偽阿瞞詭譎空奸邪論議到此真不敗文采絢爛森芳葩書法

二王作真行得意頗勝如時花歌謡慷慨燕趙義士風但恨不能完漢軍敗崩三巴百匝細讀立復坐不覺千日傾簷牙徬徨欲去不忍去飢馬更繫枯荆棘海東何以得此人日出之國王氣韜朝霞滅遼服宋帝諸夏禮樂制度無疵瑕家世章廟布衣臣貴胄鼎族來幽遐春深徑渡鴨綠江太行山巔高挂浮海槎風流儒雅冠當代碧雲玉樹峨烏紗漢魏以來無此作作詩為向諸生誇　同上

原王寂涿郡先主廟詩　當年竹馬戲兒曹笑指樓桑五丈高故國神遊得無恨壞垣風雨夜蕭騷　中州集

原周昂涿郡先主廟詩　暗粉陳丹半在亾短垣殘日共悲涼不須古碣書綿竹自有荒村記樓桑塵土衣冠曾繫馬歲時歌舞亦稱觴不應巴蜀江山麗能使英靈忘故鄉　同上

原文天祥經樓桑劉先主故宅作　我過梁門城樓桑在其北去德已千年青煙遶故宅道傍為揮淚徘徊秋

風容天下卧龍人多少空抱膝吟嘯集

原陳孚謁先主祠作　古廟千年後桑陰滿涿州亂山空北向大火已西流遺恨三分國英雄百尺樓里入牲酒奠想像衮龍浮　觀光集

原王惲謁樓桑昭烈帝廟詩　百里燕南道山河繞帝宫荒村仍故里喬木幾秋風簡冊經綸在丹青户牖空寥寥千載下伏臘祀攸崇　秋澗集

原傅若金涿州樓桑村先主廟詩　孤村縹緲見靈祠廢宅蒼茫失故基蜀鬼夜還風滿蓋涿人朝祭雨雲旗壘文定復歸寒水桑影猶疑覆短籬終古鄉閭有遺恨衣冠空想漢威儀　傅與礪詩集

原頓鋭樓桑廟迎神辭　帝子降兮范之陽怳臨睨兮舊鄉山蒼蒼兮水決決神之來兮驂駟虬玉鸞鳴兮啾啾雲車兮羽蓋樓桑陰兮蔽芾牲既肥兮酒香總帷施兮雕玉床崟高坐兮樂未央　又送神辭　帝子去兮安之適桑梓兮心孔悲白帝城兮永安宫魚之復兮鼈

叢巫陽雲雨兮洞庭風波雖信美而非吾土兮別蛟鰐與黿鼉歸來兮歸來兵樂兮如何　鷗汀集

原沈自邠樓桑先主廟詩　赤伏符離在三分志未伸江山千古恨祠廟百年新事業歸龍戰飛揚憶虎臣廟以閣使張俟配食枯桑非舊日灑淚向南旻　沈修撰集

原譚貞良謁樓桑先主廟詩　系出中山近名從小沛聞卜鄰占李定望氣得周羣象叶黃龍瑞符仍赤帝文全家頻脫險一旅忽能軍名士收諸葛英雄獨使君志寧推百戰力已限三分淚盡髀生肉魂歸棧入雲枯桑遺廟折野火斷碑焚繫馬靈風至題詩塞日曛枌榆存舊社絃管尚紛紛　涓石居遺稿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八舉正

封降王賜原書賜訛作勝今據水經注改（挑水東北與洹水會條）

趙與燕易土原書土訛作上今據史記改（武遂津條）

挾活水原書活訛作括今改（涿水源條）

昭烈帝原書書名今改（樓桑里條）

其父老過其祠下原書其訛作之老訛作子今據陵川集改（元郝經涿郡漢昭烈皇帝廟碑條）

闕聖原書書名今改 接桑里條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八擧正